

後漢書

傳之五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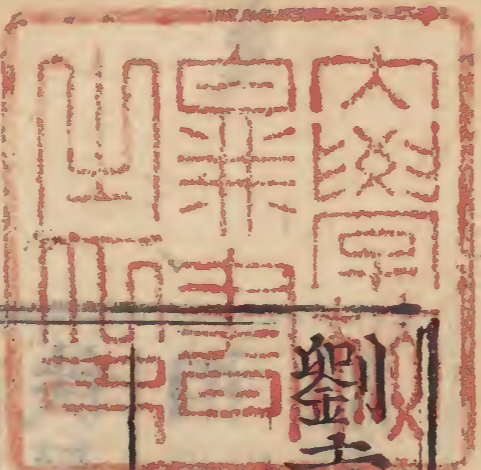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一	四	類
八	九	一	號
五	二	九	函
〇	架	〇	冊

內閣文庫			
二	一	四	漢
八	九	一	書
五	二	九	冊
〇	架	〇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41	
冊數	50(43)		
函號	279	80	





劉袁呂列傳第六十五

劉焉傳

范曄 後漢書七十五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竟陵今復州縣魯恭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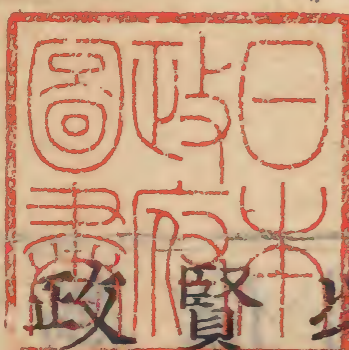
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肅宗時徙竟陵焉少任列郡

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

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時靈帝

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既不

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



伯鎮安方夏請選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陰求
 為交趾以避時難議未即行會益州刺史郝
 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涼
 州刺史耿鄙並為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
 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前書任安為太僕
 黃琬為豫州牧宗正劉虞為幽州牧皆以本
 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是時益州賊馬
 相亦自號黃巾合聚疲役之民數千人先殺
 縣竹令綿竹故城在今進攻雒縣今益州殺

郝儉又擊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綿竹

及維蜀廣漢郡馬相自稱天子眾至十餘萬

人遣兵破巴郡殺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先

領兵數百人在犍為遂糾合吏人攻相破之

龍乃遣吏卒迎焉到以龍為校尉徙居綿

竹龍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

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

以為督義司馬遂與別部司馬張脩劉放

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綿斜谷

多下

殺使者曾既得漢中遂復殺張脩而并其衆
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託以佗事殺州中
豪彊十餘人蜀志曰殺王士民皆怨初平二
年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並反攻焉焉擊破
皆殺之自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
餘乘重輜焉四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御
史璋奉車都尉蜀志曰璋並從獻帝在長安
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曉譬
焉焉留璋不復遣興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

與範謀誅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戰敗漢世

謂蜀爲叟孔安國範及誕並見殺焉既痛二

子又遇天火燒其城府車重延及民家館邑

無餘於是徙居成都遂發背疽卒說文曰列

大吏趙韙等貪璋温仁立爲刺史詔書因以

璋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爲征東中郎

將先是荆州牧劉表表焉僭擬乘輿器服韙

以此遂屯兵胸臆備表胸音蠢臆音如尹反

川雲安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

悉收以為衆名曰東列兵璋性柔寬無威略
 東州人侵暴為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
 怨趙韙之在巴中甚得衆心璋委之以權韙
 因人情不輯輯和也乃陰結列中大姓建安五
 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反應東州人
 畏見誅滅乃同心并力為璋死戰遂破反者
 進攻韙於江列斬之江列縣名屬巴郡今渝州巴縣張魯以
 璋闇懦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
 將龐羲等攻魯數為所破魯部曲多在巴土

故以羲為巴郡太守魯因襲取之遂雄於巴
 漢中三年曹操自將征荆州璋乃遣使致敬
 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別
 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接禮松懷恨而
 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
 璋聞曹操當遣兵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
 松復說璋迎劉備以拒操璋即遣法正將兵
 迎備蜀志曰法正字季直扶風郿人也璋主簿
 也祖真字喬卿父衍字季謀
 巴西黃權諫曰蜀志曰權字公衡閬中人也
 先主取益州諸縣望風景附

權閉城堅守須璋誓服乃詣先主主稱尊號
 將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
 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義乘虛斷
 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
 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自收權妻于先主
 日孤負與權推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
 謂權曰君舍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
 臣過受劉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
 歸命且歎軍之將免死
 為幸何古人之可恭
 劉備有梟名梟即繞也今
 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待之則一
 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累
 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
 馳至涪城涪城故城今綿州城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

蜀志曰是歲建安十六年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

年出屯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乃

以松謀白璋叔松斬之益郡耆舊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

為人短小放蕩不持節操然識理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公不甚禮楊脩深器之白公辟松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示松勅諸關

戍勿復通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

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

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

餘歲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肌膏草

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群下

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公安今荆州縣歸其財寶

後以病卒蜀志曰先主遷璋于公安南為佩

別以璋為益州振威將軍印綬孫權破關羽取荆

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

山中山在今益州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

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

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為鬼

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眾眾多者名曰理

頭皆教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

已魏志曰大抵與黃巾諸祭酒各起義舍於

路同之亭傳傳音陟縣置米肉以給行旅食

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

三原原免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為理

民夷信向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

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者則云此人

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云此人

加施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茲

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為令茲

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
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
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也實無益
於療病小入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
亡及魯曰在漢中因其人信行脩業遂增飾
之教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以止行人又使
自隱有小過者當循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
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
不奉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
漢寧太守袁宏書建安二通其貢獻韓遂馬
超之亂關西民奔魯者數萬家時人有地中
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曹閻
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六十萬四面險固財富

土沃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方竇融不失富
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遽稱王號必為禍
先魯從之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
之至陽平周地圖記曰褒谷西北有古陽平
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眾數萬拒關固
守魏志曰太祖征魯至操破衛斬之魯聞陽
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閻圃說曰今以急往其
功為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
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

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鋒
銳非有惡意遂封臧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
又以魯本有善意遣入慰安之魯即與家屬
出逆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邑萬戶閬中屬巴郡今
隆州將還中國待以客禮封魯五子及閬圍
等皆為列侯魯卒謚曰原侯子富嗣
論曰劉焉觀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左傳曰
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於庶乎見
亂代貴而能貧人無求焉可以後亡不夫地
幾而作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術則僭奢之情用術饒也

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

先圖尚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

不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示人所謂羊質虎皮見豺則恐

吁哉揚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

袁術傳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
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
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

將欲廢立以術為後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

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英

記曰咨字子議潁川人吳曆曰孫堅至南陽

咨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欲進兵恐為後害

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

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

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看堅堅

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案劍罵咨遂執勒之

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術又表堅

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

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劉放曰按

蓋舊本有以反字為還者後遂兩存切傳寫

之誤乃作遠字或說反是及字遠是還字本

云未及還也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

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為帝術好放縱憚立

長君託以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乃各

外交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

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群豎不從吾而從

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

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

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與術合謀共逼紹紹

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

封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
 操戰於匡亭大敗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眾
 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而自領之又兼稱
 徐州伯李催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乃授以左
 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陽戶口尚數
 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鈔掠為資奢恣無厭
 百姓患之又少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
 云名字應之當塗高者魏也然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故云應之又以
 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陳大

濤塗袁氏其後也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遂有僭逆之謀又聞

孫堅得傳國璽韋昭吳書曰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

者以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

得漢國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

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大會群下因謂

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袁安

為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為司空百姓所歸欲應天順

民於諸君何如眾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

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猶

服事殷國語曰右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

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明公雖奔世克昌亦猶重也

詩云不顯奔代又曰克昌厥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

至殷紂之敝也術嘿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

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

之霸王肅注家語曰言若丘陵之漸遠遲秦失其政漢接而用

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徼福於齊

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

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

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

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先河內人司徒歆之孫也術不悅自孫堅死

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楊列刺史劉繇破

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與書諫曰

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

子播越左傳曰王子朝云茲不穀辰蕩播越播遷也越逸也言朱其所居宮

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沛然自恣

音片元惡旣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宜

明朝恩偃武脩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

於黑山

謂袁紹為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

曹操毒被於東徐

劉表僭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

兵也

劉繇玄德爭盟也

劉備

是以未獲從命橐弓

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

有自取之志

完然自得貌

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

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

尚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武

王伐紂曰殷有重罰

史記曰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

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

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

小脅於彊臣異放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

智聰敏有夙成之德也

夙早

天下雖未被其恩

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

望也使君五世相承

安生京生湯湯生為逢逢生術九五代

為

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効忠守節以

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

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吁慎可

不孰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

駁難也前書張良曰

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

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

所

術不納策遂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

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冲以九江太守為

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竊

號告呂布并為子娉布女布執術使送許時獻

帝在許術大怒遣其將張勳僑黠攻布大敗而

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

曹操乃自征之術聞大駭即走渡淮留張勳

僑黠於蘄陽水經曰蘄水出江夏蘄春縣見山縣元注云即蘄山也西南流

經蘄山又南對蘄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蘄陽口以拒操擊破斬黠而

勳退走術兵弱大將死眾情離叛加天旱歲

荒士民凍餒江淮閒相食殆盡特舒仲應為

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為軍糧仲應悉散

以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

必死故為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

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

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尚竒而天性

驕肆尊已陵物及竊偽號淫侈滋甚媵御數

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楊

刑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私焉甚愛幸諸婦
妖其寵給之日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
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為然後見術轉
垂涕術果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
殺之懸之則梁術誠以為不
得志而死也厚加殯斂焉
自下饑困莫之

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

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瀟山瀟縣之山也瀟今壽

州霍山縣瀟音潛復為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

走憂懣不知所為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

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

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疆者兼之耳袁

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列青冀幽并

人戶百萬以疆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

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

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

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徵之不得過

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簣牀而歎曰第

也謂無茵蒂也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

妻子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勲魏志曰勲字子

祖有舊為孫策破後自歸太祖封列侯勲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遂免

也其官孫策破勲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

曜仕吳為郎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

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

助者信也獲信思順自天祐之夫事不以順雖彊力廣謀不

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曰失忠信變詐妄生

矣況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稱

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傳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

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原屯河內○劉放

下原字合在上原字下以布為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

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為執金吾會進敗

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為騎都尉

誓為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

侯卓有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

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

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

使布守中閣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
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幾音時
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
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
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
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事已見
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
溫侯允既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
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

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
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鈔掠術患
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放河內時李傕等購
募求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
與卿別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
可大得僱等爵寵楊以爲然有頃布得走投
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
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飛壑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與其健將成廉魏越
中有呂布馬中有赤菟

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
而出連戰十餘日遂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
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
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隸
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使殺之布疑其圖
已乃使人鼓箠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
而布已亡紹聞懼為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
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
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平人少

以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
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為盟主有驕色邈
正義責之紹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
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安興平元年曹操
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郡曲略
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
乃從呂布為布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
桀並起君擁十萬之衆當四戰之地陳留地
受敵故謂之撫劍顧盼亦足以為人豪而反

四戰之地也

受敵故謂之撫劍顧盼亦足以為人豪而反

受制不以鄙乎今列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為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軍擊布累戰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陽二年閒操復盡收諸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邈未至壽春為其兵所

害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為術報恥功一也

董卓殺隗及術兄弟等男女三十餘人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為

曹操所敗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同郡韋休甫弟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

尚獻帝初為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疆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也○劉放曰注刺史東之郡按刺史不當言將軍伐之今術復明目於遐邇

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

後漢書卷五十五

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海西，西縣，屬廣陵郡，故屬東海。飢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高祖本泗水郡沛縣人，及得天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為己害，為子求婚。布

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歛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竊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周禮考工

記曰為戟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援四之鄭注云接直刃胡其子也小支謂胡也即今之戟傍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即一曲支

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姻則徐揚合從為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

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

諫者勅孫息求見靈公張弩操矢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鷄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鷄子其上左右懼息靈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虚戶口減少吏人叛土隣國謀議將興其公乃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執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為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

野心誠難久養

左傳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

子野

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

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

便以相付令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

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

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未無獲而

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

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

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

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

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

與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

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

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

卒合之師耳卒音七謀無素定素舊不能相

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戰國策曰

寒泉子曰燕秦欺弊邑欲以一人之知友覆

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
於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

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
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何與賊還來
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為國除害建功天
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
之暹奉大書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
禽橋蕤餘衆潰走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
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布財幣以相結
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止
英雄記曰順為人
不飲酒不受饋
所將七百
餘兵號為千人名
陷陣營布後踈順
奪順所

將兵亦無
恨意也

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
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剋豈不損邪布不
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
還順為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將衆整齊每
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為無常順每諫曰將軍
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
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三年布遂
復從袁術遣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
侯惇救備

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
年二十四就帥學人有辱其師者

傳殺之後從征呂布為流矢傷左目領陳留
齊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太祖常同輿載持見
親重出入卧内
諸將莫之比為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

下邳城下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
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而謂布曰曹公
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
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
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
畢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
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

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
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止而
潛遣人求救於袁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
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操漸圍之壅
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
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
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使人詣布而言
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
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

為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
陳宮高頌率其眾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宋
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門周四里
呂布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白門大城之
門也刪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
陳宮於此○劉放曰注下邳有三重大城之
門按文多之門二字緣下兵圍之急令左右
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
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
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
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

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
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
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
頷之杜預注左傳曰頷布目備曰大耳兒最
叵信蜀志曰備顧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
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劉放曰按宮指布曰
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
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
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

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

左傳曰齊桓公存三亡國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位

涕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宋何量出

贊曰焉作庸牧以希後福王莽改益州曰庸部曷云負

荷地墮身逐術既叨貪布亦翻覆

劉焉袁術呂布列傳第六十五張校正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范曄後漢書七十六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

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

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

法前書曰莽春夏斬人於市一家鑄錢保五

琅璫其頸愁苦死者十七八輕法身衣大練

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

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

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
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
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
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札牒也勤約之風行于
上下數引公卿即將列于禁坐禁坐猶御坐也廣求
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
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為
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
章者也章章明也前書班固曰章章尤著者也又第五倫宋均

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
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
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
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時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又引杖撞郎朝廷竦懷爭為苛刻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見意傳也所以中興之
美蓋未盡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
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謂荀淑長韓韶為羸長陳寔為大丘長鍾皓為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也並以仁信
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

自理王堂任陳蕃應嗣陳斯皆可以感物而
行化也邊鳳延薦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
前世趙張輩類也趙謂趙廣又王渙任峻之
為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禁止然道德齊禮
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聞顯
迹以為循吏篇云

衛颯傳

衛颯字子產颯音立河內脩武人也家貧好學
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郡歷州

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
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
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馳下車修庠
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暮年閒邦俗從化先是
含滙滇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含滙故城在今廣州含滙
縣東滇陽今廣州縣也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
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粗去郡遠
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
役每一吏出徭以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

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
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
同之平民又采陽縣山鐵石續漢志采陽縣有鐵官也他
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
多致姦盜蠭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
入五百餘萬蠭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
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
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為少府會蠭被疾不能
拜起東觀記曰蠭到即引見賜食於前勅以
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五千也

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須待也居二歲載病

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

家南陽茨充代蠭為桂陽東觀記曰充字子

廉之京帥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

亦善其政教民種植桑柘麻紵之屬禮記曰

伐桑柘鄭玄注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

云愛蚕食也

東觀記曰元和中荆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

長沙界蠶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屨亦

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歲寒時並多剖裂

血出燃火燎之春温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

任延傳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也壯少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季子吳王壽夢之少子吳王壽夢之少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

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

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

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

孝子就餐飯之飯音符吳有龍丘萇者隱居

太末太末縣屬會稽郡今婺州龍丘縣也東陽記云秦時改為太末有龍丘山在東

有九石特秀色丹遠望如蓮華萇之隱處有一巖穴如窓牖中有石牀可寢處志不

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四輔謂太師國將三公謂大司馬司徒掾吏白請召之

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

原憲孔子弟子魯人也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謝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國餓死於首陽山也都尉掃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萋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請編名錄於郡職也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萋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以躬獵為業不

知牛耕

東觀漢記曰九真俗燒草種田前民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

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適音丁歷反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

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徼
 外蠻夷夜即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
 卒復伺也音丑政反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趾太
 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侔等也王
 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
 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
 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為立
 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
 失名譽廷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

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
 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
 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緝郡之大姓其子第
 賓客為人暴害延收緝繫之父子賓客伏法
 者五六人緝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
 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發兵破之自是威行
 境內吏民累息累息累氣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
 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釗選集武略之士千
 人明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

要害黃石雜種號也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

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

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校學也自

掾吏子孫劉歆日案吏當皆今詣學受業

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

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

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

因以為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

至太常

王景傳

王景字仲通樂浪誦邯人也誦音諾甘反邯音下甘反縣名

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

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

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襄及興居命高祖除齊悼惠王肥之

也子作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

焉父闕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

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

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闕與郡決曹

仲

史揚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為列侯閔獨讓
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闢眾
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
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
謁者王良共修作浚儀渠良用景塢流法水
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
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
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
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

滙但入河內而已脩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脩堤防
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發卒方營河功而
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閒武帝人庶
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
即擁塞瓠子隄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
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
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
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

在河中充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他役
 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
 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
 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
 河渠書山海經禹所作河渠書太史公史記也禹貢圖及錢帛
 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兵脩渠築
 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
 地勢鑿山阜破砥績尚書曰原隰砥績注砥績功之處也或直截溝澗防遏衝要踈決壅
 致功之處也或直截溝澗防遏衝要踈決壅
 云砥績山名也

績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洄郭

璞注云旋流也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

以百億計十萬日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

詔濱河郡國置河堤負吏如西京舊制十三

日成帝時河堤大壞沈濫青徐兗豫四州略徧乃以校尉王延代領河堤謁者秩千石或名其官為護都水使者中興以三府掾屬為之景由是知名王莽及

諸從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

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

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

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劉攽曰案文少一賦字

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

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

情疑惑會時有神雀章帝時有神雀鳳皇

也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

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

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

敖所起芍陂稻田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芍音鵠

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

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

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

其文辭卒於官初景以為六經所載皆有卜

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衆書錯糅吉凶相

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葬送之法

若皇帝青前書藝文志堪輿堪輿日相之屬金匱十四卷詩慎

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日相謂日辰王相之法也適於事用者集為

大衍玄基云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

秦彭傳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
 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群從同時
 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
 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永平
 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為開陽城
 門侯續漢志城門侯一人六百石城南面東
有名夜有一柱來止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
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劉歆曰注城
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案十五年拜騎都尉副
此解開陽少開陽二字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

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
 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
 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六親謂父子有
 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
 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
 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
 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
 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
 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

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
仍有鳳皇騏驎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
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
和二年卒彭弟悖哀並為射聲校尉

王渙傳

王渙字稚子廣漢郡人也郡縣故城在今梓州郡縣西南也

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

少年剽劫奪也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

略舉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

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在
郡何以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
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
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列舉茂才除温令
縣多姦猾積為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
境內清夷商入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
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温三年遷兗州刺史
繩正部郡繩直也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
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

還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寬
嫌又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
盡情詐厭塞群疑又能以誦數發擿姦伏誦
數術也京師稱歎以為渙有神筭神筭若元興
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
相與賦歛致奠醑以千數文曰祭酌也渙
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按於路吏問
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鈔掠
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且侵枉故來報恩

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

西每食輒絃歌而薦之古樂府歌曰孝和帝

自益列廣漢蜀人少行官學通五經論明知
法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化行致賢外
行猛政內懷慈仁移惡于姓名五篇著里端
無妄發賦念在理冤清身苦體宿夜勞動化
有能名遠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為君
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也○劉
宗曰正文每食
案文當作祀永初二年鄧太后詔曰夫忠

良之吏國家所以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

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大司農朱邑

前書曰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為北海太守以
理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性公正不可交以私

後漢書卷之六十四

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宣右扶風

帝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奉其祭祀尹翁歸東海太守以高第入守右扶風元廉

四年卒宣帝制詔御史右扶風翁歸廉平鄉

正早夭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

介以奉其祭祀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

愍惜而以黃金百斤策賜其子故洛陽令王

渙秉清脩之節蹈羔羊之義韓詩羔羊曰羔

純薛君草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

白絲喻屈柔純數名也詩人賢仕為大夫者

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盡心奉公務在惠

民功業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之立祠

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渙子石

為郎中以勸勞勤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

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

陽留王渙祠焉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為豫

州刺史時天下飢荒競為盜賊列界收捕且

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

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長樂衛尉自渙卒

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和
中以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劇縣名屬北海郡也峻擢用文

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

左傳天王策命

晉文侯曰糾逃王慝杜預注云逃遠也剔與逃通

一歲斷獄不過數

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

於太山太守

許荆傳

許荆字少張

謝承書曰荆字子張家貧為吏無有船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

會稽陽羨人也

陽羨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祖父武太

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

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

之道

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手足也夫婦判合也昆

弟四體也昆弟之義無分焉而有分者則避

子之私也子不私也父則不成為子故有東

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於是共

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也於是共

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

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

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

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

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

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

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荆少為郡吏
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
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
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令死
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
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
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
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脆薄猶輕薄也不識學義荆
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

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
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
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
各求受罪謝承書曰鄉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有餘人也
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
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荆孫
馘靈帝時為太尉

孟嘗傳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

吏並伏節死難嘗少脩操行仕郡為戶曹史
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分
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鳩其母列訟
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
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
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
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
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
致旱于公一言甘澤特降解見霍宜戮訟者

謂傳也

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
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
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
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
常通商販賀糴糧食賀易也先時宰守並多貪
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諸責也珠遂漸徙於交
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
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人所病苦及利益之
也甚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

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
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
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
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
曰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烏悅人臣前後七表
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
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
清行出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
珠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

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

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翻之美用非徒腹

背之毛也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樂之

桑曰此其吾君不好之也簡子曰吾門左右

容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

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

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然

尺寸之數加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

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

也新序云昔平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易曰
公餘並同也廊廟之寶棄於溝渠尚書顧命曰
好爵吾與廊廟之寶棄於溝渠赤刀大訓弘
爾縻之事廊廟之寶棄於溝渠壁琬琰在西序太王夷王天球河圖在東序
周禮太宗伯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藏九國之

王鎮大寶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謂日將夕

器藏焉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

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若珠翠之屬也士以稀見為

貴槃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前

鄒陽曰蟠木根抵輪困離奇而王者取士宜

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走日月之側

日月喻人君也易曰懸象著明思立微節不

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禽息秦大夫

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闌腦乃播

化見韓詩外傳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傳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

也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

文文謂道仕郡為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新

縣屬蜀郡故城在政平化行三年之閒鄰縣

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

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譴責爭欲

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上音時掌太

用百里奚秦以大

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入順帝璽書
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
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
威信卒於官

劉矩傳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為
司徒矩少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絕
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
叔遼以此為諸公所辟拜議郎矩乃舉孝廉

稍遷雍立令以禮讓化之

○劉放曰化之按
文之字當作人

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

之於前提耳訓告

毛詩曰匪面命
之言提其耳

以為忿恚

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
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
年以母憂去官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
四遷為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諧附貴勢以
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為常山相以疾去官
時冀妻兄孫祉為沛相矩懼為所害不敢還

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冀意少悟乃止
 補從事中郎復為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
 四年代黃瓊為太尉瓊復為司空矩與瓊及
 司徒种暘同心輔政號為賢相特連有灾異
 司隸校尉以劾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
 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尚書湯
誥曰余
 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
 尚書高宗誠傳說曰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
 辜帝不省竟以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
 夫靈帝初代周景為太尉矩再為上公所辟

召皆名儒宿德不與諸郡交通順辭順
不忤旨默諫
不顯揚也多見省用復以日食免因乞骸
 骨卒於家

劉寵傳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
悼惠王肥
高祖子也悼惠王子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
 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丕博學號為通儒寵少
 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東平陵
縣名屬
 濟南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
 郡也

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為

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

有白首不入市井者愿謹也風俗通曰俗說

鬻賣當於井上先濯乃到市也謹按春秋井

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為

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

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

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

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

費一家三日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賤

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劉放

曰注市井者言至市當有呼鬻

賣當於井上案文多上一當字

頗為官吏所

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

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龙眉皓髮龙雜

者眉雜自若邪山谷閒出若邪在今越列

白黑也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

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閒

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

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

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

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轉

為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司空以

陰霧愆陽免頊之拜將作大匠復爲宗正建
寧元年代王暢爲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
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
卿相而准約省素○劉放日案文言准都無義蓋本是廉字家無
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
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
緝其長者以老病卒于家分方官至山陽太
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
稱吳志曰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
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弘曰若

使明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董
二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
董
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爲兗州刺史虛已愛
物爲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賊入兗
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興
平中繇爲楊州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
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繇
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
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傳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

續漢志考城故

苗陳留風俗傳曰章帝惡其名改為考城也

少為書生淳默鄉里

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

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

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

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

窮寡暮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

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

過舍廬落整頓

廣雅曰落居也案今人謂院為落也

耕耘以時

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

苦身投老柰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

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

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

卒成孝子

謝承書曰覽為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

言元覽呼元誚責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

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

士也○劉放曰注言元覽呼元誚責元案文多元元字

鄉邑為之諺曰

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

鳴梟即鳴梟也

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

入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

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日見無禮於君

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

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時

為縣令故自稱百里也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

簿後耳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也卒終覽入

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賓

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

獨竒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隣房牖今京

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

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豈但使人

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

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

林宗嗟歎下牀為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

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宴安也論語日子之宴居必以禮

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

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

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

知名東晉書童恢傳

童恢傳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琅邪姑幕人也

故城在今密列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

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

列郡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

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

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

者歸羨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

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

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

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入歸化

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

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

為貴虎狼當食六畜杜預注左傳云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也而

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

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縶

寬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

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

頌青州舉九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

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喑不肯

仕喑疾不能言也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

有異政吏人生為立碑聞舉孝廉將喪棄官

歸後舉茂才不就卒於家

贊曰政畏張急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噞令苛則人亂理國若譬若張琴

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老子曰急響衡者非千里之御也理善烹鮮老子曰理大國

者若烹推忠以及眾瘼自蠲推忠恕以及於人則眾病自蠲

除一夫得情千室鳴絃一夫謂守長也千室謂黎庶言上得化下

之情則其下鳴絃謂黎庶言上得化下懷我風愛永載遺賢沈約宋書載擘

與其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意曰吾觀史書恒

覺其不可解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

著述及評論殆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

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博贖可不及之整理

未必愧也吾雖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

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

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比力班

後漢傳第六

二十

今所以稱
情狂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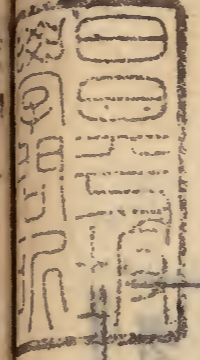
今所以稱情狂言也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張柬王鰲叟校正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張柬王鰲叟校正



文化茂辰

